

百年中国

经典散文

BAINIANZHONGGUO
JINGDIANSANWEN

人生卷

◎林非 李晓虹 王兆胜 选编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百年中国

经典散文

BAINIANZHONGGUO
JINGDIANSANWEN

人生卷

◎林非 李晓虹 王兆胜 选编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年中国经典散文. 人生卷 / 林非, 李晓虹, 王兆胜选编. — 呼伦贝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6. 5

ISBN 7-80675-460-1

I. 百… II. ①林…②李…③王…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②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4170 号

百年中国经典散文

人 生 卷

林非 李晓虹 王兆胜 选编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呼伦贝尔市海拉区河东新春街4付3号)

邮购、直销热线 0470-8241422 8241421

网 址 WWW.NMWH.COM 邮编 021008

印刷装订 北京市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

总 策 划 乌力吉

责任编辑 王瑞林

封面设计 缪 萌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2 字数 300 千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75-460-1/I·225

定价: 28.00 元



当你拿到这套《百年中国经典散文》时，会感到拥有一部跨越整个世纪，值得长期保存的高品位散文选本已不是奢望。

本套丛书由多年来从事散文研究和散文创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三位学者编选。他们有宽广的学术视野和散文史背景，曾编选过多种颇具影响的散文选本，并且在散文创作中深得散文三昧。

丛书用“人生”、“青春”、“挚爱”和“哲理”四条金钱将百年中国散文之经纬贯穿起来，永恒的主题在时间长河中尽显其魅力。

种下成熟的种子，但愿它们能随风而至，在读者的心田生根、开花、结果，于是，你我的心间将芬芳四溢。

序 言

从上个世纪初期开始的中国散文创作历程，在整部中国散文史上无疑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它于形式和内容方面，都艰苦卓绝地展开过一场重大的革新。当告别了长期运用文言写作的那一部历史之后，白话散文获得了健康和全面的发展，出现了一批又一批卓越的作品。这样的书写方法肯定可以使得极大多数的民众更容易接受文化的熏陶，尤为重要是它所追求的人性解放与现代民主的精神，始终在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向前迈进的步伐。

整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是在艰辛困顿与曲折多变中前进的。它交织着多少辉煌和灾难，凝结着几何欢乐与痛楚。已经发表和出版的许多写得比较成功的散文作品，都鲜明和生动地描绘出了这个时代中的社会场景、人生踪迹，以及他们灵魂深处的种种波澜。阅读一些这样的篇章，肯定是能够增加见识，开阔视野更为细腻地理解人们心理的动因，从而很有益于升华自己思想的层次与精神的境界。

散文是一种充满了主观意识的文体，在描摹社会人寰和自然环境的时候，总是侧重于诉说自己对于这客观世界的印象、体验和感悟，这样就十分容易打开自己心灵的窗户，跟许多读者朋友进行诚恳与亲切的对话，因此也必然会洋溢出真挚、灼热、浓郁和深沉的感情来。当作者以此种纯真的情愫，去面对和投入生活的激流时，又必然会在不断的碰撞与融汇之间，产生出纷纭的哲思来。将这样由人生的海洋里升腾出来的情感与哲理，通过优美的文字抒写成章，像如此丰富繁复和文采斐然的社会史与心灵史，自然就很容易引起大家的关注和喜爱了。

我们编纂成的这套丛书，分为人生、青春、挚爱、哲理四册，选录多

篇散文作品，提供给各行各业中间喜爱阅读此种文体的年轻朋友们，可以很方便地进行浏览。

任何人都是在通过广泛的阅读和思索的过程，才有可能更好地提高自己的水准，形成渊博的知识、深厚的思想和出色的审美涵养。这样就会对于浏览过的任何作品，在经过认真的揣摩与剖析之后，都能够作出适当的判断来，准确地指出它成功或不足的地方。如果将自己这些珍贵的意见，通过若干不同的渠道，充分地反馈给当今许多撰写散文的作家，引起他们在深入的思考之后，能够更好地进行挥洒，这样就肯定会促进散文创作在二十一世纪的迅速迈进和重大丰收。正像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提倡接受美学的德国学者尧斯所说的那样，“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没有其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作为向文学科学挑战的文学史》）。

如果有更多的读者朋友，除开乐于对阅读过的作品，进行认真的论证和批评之外，还渴望着自己也能够从容与欢快地去撰写散文的话，那么就一定要花费更多的精力，更为细致地去阅读与钻研人类历史上的许多佳作。汉代学者桓谭在《新论·道赋》中，引用过经常与他相聚论学的扬雄的一句名言，说是“能诵千赋则善赋”。像这种对于自己人生经验的概括，真是具有普遍规律的涵义。如果想要从事某种文体的写作，确乎就必需用心地去阅读与揣摩前人在这方面的许多佳作，不通过这样刻苦的学习与借鉴的过程，那是无法跨出自己最初的步伐的，当然也就谈不上进行创新和超越前人了。

说到阅读有关散文文本的这个话题，二十世纪以来的不少佳篇，自然又是应该作为起步的一项工作，从这儿再上溯和扩展开去，通过不懈的阅读与思索的过程，极大地提高了自己审美的水准和境界之后，然后再去努力地撰写散文的话，一定会促使二十一世纪散文创作的前景，变得更为开阔和美好起来。

希望有更多的年轻朋友，都来阅读许多优秀的散文篇章，这是多么欢乐地陶冶自己情操的一种过程！

林 非

二〇〇六年五月北京

声 明

感谢各位入选作者对我们的支持。我们将在本套丛书出版两月内寄奉样书和稿酬。有少数作家或家属因为地址不详无法取得联络，谨表示歉意。敬请这些作家或家属见到此书后及时与我们联系，以便尽早寄上样书和稿酬。

联 系：内蒙古文化出版社总编室或与我社驻北京办事处联系。

电 话：0470-8223432 010-65955498

地 址：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4付3号。

邮 编：021008

目 录

序 言	林 非 / 001
没有父亲的孩子	陈独秀 / 001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鲁 迅 / 008
弘一法师之出家	夏丏尊 / 012
少之时	林语堂 / 016
想 飞	徐志摩 / 020
给我的孩子们	丰子恺 / 024
最后一天	许广平 / 027
世纪末的悲哀	瞿秋白 / 031
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	沈从文 / 033
我的幼年	巴 金 / 043
风雨中忆萧红	丁 玲 / 050
回看血泪相和流	柯 灵 / 054
寿则多辱	张中行 / 062
八十自省	萧 乾 / 066
永远的憧憬和追求	萧 红 / 072
三笑记	金克木 / 074
一颗被人撒弃的砂子	荒 煤 / 077

目 录

我来自田野	唐 弢 / 080
思索三毛之死	秦 牧 / 082
随遇而安	汪曾祺 / 087
私 语	张爱玲 / 094
告别阅读	宗 璞 / 105
记忆中的小河	林 非 / 108
这家伙	流沙河 / 112
清风吹散万般愁	康启昌 / 115
凝 思	王 蒙 / 122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周 明 / 127
走 路	林 希 / 135
用破一生心	王充闾 / 141
残月斜照荒寒	赵鑫珊 / 152
一个母亲与另一个母亲	王宗仁 / 155
冬 安	董 桥 / 158
最后的梵高	冯骥才 / 160
跟陌生人说话	刘心武 / 169
惊梦三十年	三 毛 / 173
生死之间	雷抒雁 / 176

目 录

童年旧事	梅 洁 / 179
少女的美名像风	卞毓方 / 185
在维纳斯脚下哭泣	周国平 / 188
三十年的重量	余秋雨 / 191
觅渡，觅渡，渡何处	梁 衡 / 197
记 忆	张胜友 / 202
创造九章	叶 梦 / 204
无名氏	刘家科 / 211
思维的乐趣	王小波 / 214
我与地坛	史铁生 / 222
月下桨声	韩少功 / 238
自 传	贾平凹 / 243
历史与女人	匡文立 / 249
且歌且行	马丽华 / 256
自己的夜晚	刘烨园 / 263
从这里到永恒	赵 玫 / 268
我从乡下来	秦 弓 / 274
在冬天，怀念梅志	李 辉 / 278
蒙古人	冯秋子 / 282

目 录

我与梭罗	苇 岸 / 287
先 父	刘亮程 / 294
生命转弯的地方	楚 楚 / 302
你竟敢如此透明?	张 越 / 305
一个村庄的疼痛	阿贝尔 / 310
哭 嫂	巴音博罗 / 315
腊月, 怀念一种花	郭文斌 / 319
带着村庄上路	卢年初 / 321
精神明亮的人	王开岭 / 324
你是我的长篇小说	潘向黎 / 329
生活的某种时刻	郭 红 / 332
在岁月的呼吸里醒着	刁利欣 / 334
一个人的哨所	凌仕江 / 338

没有父亲的孩子

陈独秀

休谟的自传开口便说：“一个人写自己的生平时，如果说得太多了，总是免不了虚荣的，所以我的自传要力求简短，人们或者认为我自己之擅写自己的生平，那正是一种虚荣；不过这篇叙述文字所包含的东西，除了关于我自己著作的记载而外，很少有别的，我的一生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至于我大部分著作之初次成功，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几年以来，许多朋友极力劝我写自传，我迟迟不写者，并不是因为避免什么虚荣；现在开始写一点，也不是因为什么虚荣；休谟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我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至于我大部分政治生涯之失败，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我现在写这本自传，关于我个人的事，打算照休谟的话“力求简短”，主要的是把我一生所见所闻的政治及社会思想之变动，尽我所记忆的描写出来，作为现代青年一种活的经验，不力求简短，也不滥钞不大有生气的政治经济材料，以夸张篇幅。

写自传的人，照例都从幼年时代说起，可是我幼年时代的事，几乎完全记忆不清了。弗兰克林的自传，一开始便说：“我向来喜欢搜集先人一切琐碎的遗事，你们当能忆及和我同住英格兰时，遍访亲戚故旧，我之长途跋涉，目的正在此。”我现在不能够这样做，也不愿意这样做，只略略写出在幼年时代印象较深的几件事而已。

第一件事：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我在广东时，有一次宴会席上，陈炯明正正经地问我：“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我也正正经地回答道：“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

为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当时在座的人们，有的听了我的话，呵呵大笑，有的睁大眼睛看着我，仿佛不明白我说些什么，或者因为言语不通，或者以为答非所问。

我出世几个月，我的父亲便死了，真的，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我记得我幼时家住在安徽省怀宁县城里，我记得家中有一个严厉的祖父，一个能干而慈爱的母亲，一个阿弥陀佛的大哥。

亲戚本家都绰号我的这位祖父为“白胡爹爹”，孩子们哭时，一说白胡爹爹来了，便停声不敢哭，这位白胡爹爹的严厉可怕便可想见了。这位白胡爹爹有两种怪脾气：一是好洁，一是好静。家中有一角地方有一件桌椅没扫抹干净，我的母亲，我的大姊，便要倒大霉。他不许家中人走路来有脚步声，我的二姊年幼不知利害，为了走路有时有脚步声，也不知挨过多少次毒打，便是我们的外祖母到我们家里来，如果不是从他眼前经过，都不得不蹑手蹑脚地像做贼的一般走路，因为恐怕他三不知地骂起来，倒不好出头承认是她的脚步声。我那时心中老是有个不可解的疑问：这位好洁好静的祖父，他是抽鸦片烟的，在家里开灯不算数，还时常要到街上极齷齪而嘈杂的烟馆去抽烟，才算过瘾，那时他好洁好静的脾气那里去了呢？这一疑问直到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我才有了解答。第一个解答是人有好群性，就是抽大烟，也得集体地抽起来才有趣；然而这一解答还不免浅薄，更精微奥妙的解答，是烧烟泡的艺术之相互欣赏，大家的全意识都沉没在相互欣赏这一艺术的世界，这一艺术世界之外的一切一切都忘怀了。我这样的解答，别人或者都以为我在说笑话，恐怕只有我的朋友刘叔雅才懂得这个哲学。

我从六岁到八九岁，都是这位祖父教我读书。我从小有点小聪明，可是这点小聪明却害苦了我。我大哥的读书，他从来不大注意，独独看中了我，恨不得我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读完，他才称意，《四书》、《诗经》还罢了，我最怕的是《左传》，幸亏这位祖父或者还不知道“三礼”的重要，否则会送掉我的小性命。我背书背不出，使他生气动手打，还是小事；使他最生气，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令人可怕的，是我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他不只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

不幸！”我的母亲为此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可是母亲对我并不像祖父那样悲观，总是用好言劝勉我，说道：“小儿，你务必好好用心读书，将来书读好了，中个举人替你父亲争口气，你的父亲读书一生，未曾考中举人，是他生前一桩恨事！”我见了母亲流泪，倒哭出来了，母亲一面替我揩眼泪，一面责备我道：“你这孩子真淘气，爹爹那样打你，你不哭，现在倒无端地哭了！”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威权，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我们知道打着不哭的孩子很多，后来虽不定有出息，也不定做强盗。祖父对我的预料，显然不符合，我后来并没有做强盗，并且最厌恶杀人。我以为现时代还不能免的战争，即使是革命战争中的杀人，也是残忍的野蛮的事，然而战争还有进步的作用；其余的杀人，如政治的暗杀，法律的宣告死刑，只有助长人们的残忍与野蛮性，没有一点好影响，别的杀人更不用说了。

父亲的性格，我不大知道。母亲之为，很能干而疏财仗义，好打抱不平，亲戚本家都称她为女丈夫；其实她本质还是一个老好人，往往优容奸恶，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据我所记忆的有两件事，可以充分表现出她这一弱点。

有一位我祖父辈的本家，是我们族里的族长，怀宁话称为“户尊”，在淶水乡地方上是一位颇有点名望的绅董，算得一位小小的社会栋梁。我的母亲很尊敬他，我们小辈更不用说了。有一年（大约是光绪十二年前后），大水冲破了广济圩，全淶水乡（怀宁东乡）都淹没了，这位族长哭丧着脸向我母亲诉说乡民的苦痛之后，接着借钱救济他的家属，我母亲对他十分恭敬，然而借钱的事却终于不曾答应。族长去后，我对母亲说：“我们家里虽然穷，总比淹水的人家好些，何以一个钱不借给他呢？”母亲皱着眉头一言不发。我知道母亲的脾气，她不愿说的话，你再问也是枉然，我只在心中纳闷道：母亲时常当衣借钱济人之急，又时常教训我们，不要看不起穷人，不许骂叫化子，为什么今天不肯借钱给淹水的本家而且她一向尊敬的族长呢？事隔五六年，我才从许多人口中渐渐知道了这位族长的为人：族中及乡邻有争执的事，总得请他判断是非曲直，他于是非曲直的判断，很公平的不分亲疏，一概以所得鸡、米、烟土或老本洋多少为

标准，因此有时他的亲戚本家会败诉，外人反而胜利，乡间人都称赞这位绅董公正无私！他还有一件事值得舆论称赞，就是每逢修圩放赈，他比任何人都热心，无论严寒酷暑，都忙着为大众奔波尽义务，凡他所督修的圩工，比别人所担任一段都更不坚固，大概他认为如果认真按照原定的工料做好，于他已是一种损失，失了将米放赈的机会，又是一种损失，这未免自己太对不住自己了！至此我才明白母亲皱眉不语的缘故，是因为她已经深知这位族长之为人，然而她仍旧恭敬他，这岂不是她的弱点吗？

还有这族长手下用的一位户差（户差的职务，是奉行族长命令，逮捕族中不法子孙到祠堂处罚），同时又是一位阴差（阎王的差人），他常常到我们家里来，说他在阴间会见了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没有钱用，托他来要钱买钱纸银锭烧给他们，我的母亲很恭敬地款待他，并且给钱托他代买钱纸银锭，不用说那钱纸银锭是烧给这位当阴差的先生了，这位阴差去后，母亲对我们总是表示不信任他的鬼话。有一天他又来到我们家里过阴，大张开嘴打了一个呵欠，直挺挺地倒在床上，口中喃喃说胡话，谁也听不清楚他说些什么，大概是酆都城的土话罢！是我气他不过，跑去约了同屋及近邻十多个孩子，从前后门奔进来，同声大喊某处失了火，这位阴差先生顿时停止了声响，急忙打了一个小小呵欠便回到阳间来了，闭着眼睛问道：“这边有了火烛了罢？”我的母亲站在床边微笑地答道：“是的！”他接着说：“这可不错罢，我在那边就知道了。”我在旁边弯着腰，缩着颈脖子，用小手捂着嘴，几乎要大笑出来，母亲拿起鸡毛帚子将我赶得很远，强忍着笑，骂道：“你这班小鬼！”但她还是恭恭敬敬用酒肉款待这位阴差爹爹，并且送钱托他买钱纸银锭，这便是我母亲优容奸恶之又一事实。

有人称赞我疾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情暴躁，其实我性情暴躁则有之，嫉恶如仇则不尽然，在这方面，我和我的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然深知之，还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之不严肃、不坚决，而母亲的性格之遗传，也有影响罢。

幸而我母亲崇重科举的思想，我始终没有受到影响。这件事我们当然不应该苛责前一辈的人，尤其是不曾受过新旧任何教育的妇人。

因为在那一时代的社会，科举不仅仅是一个虚荣，实已支配了全社会一般人的实际生活，有了功名才能做大官（那时捐班出身的官，人们还不大瞧得起，而且官也做不大，大官必须正途出身，洋博士那时还未发明），做大官才能发大财，发了财才能买田置地，做地主（那时存银行和做交易所生意，也还未发明），盖大屋（并非洋房），欺压乡农，荣宗耀祖；那时人家生了儿子，恭维他将来做刚白度（即买办）的，还只有上海十里洋场这一块小地方，其余普遍的吉利话，一概是进学、中举、会进士、点状元；婆婆看待媳妇之厚薄，全以儿子有无功名和功名大小为标准，丈夫有功名的，公婆便捧在头上，没有功名的连用人的气都得受；贫苦农民的儿子，举人、进士、状元不用说，连秀才的好梦都不敢做，用尽九牛二虎之力，供给儿子读几年书，好歹能写出百而八十字，已经算是才子，如果能够跟着先生进城过一次考，胡乱写几百字交了卷，那怕第一场就榜上无名，回家去也算得出人头地。穷凶极恶的地主们，对这一家佃户，便另眼看待，所以当时乡间有这样两句流行的谚语：“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农民的儿子如果考取了秀才，便是一步登天，也就是立了将来做土豪劣绅的基础，一生吃著不尽；所以无论城乡，屡考不中的人们，往往埋怨祖坟的风水不好，掘出尸骨来改葬，这便是那班圣人之徒扬名显亲的孝道；在这样的社会空气中，在人们尤其是妇女的头脑里面，科举当然是一件神圣事业了。

我的母亲虽然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当时传统的“忠孝节义”之通俗教育标语，她是知道的，我很感谢她从来不曾拿这些标语教育我们，她对于我们之教育，是考科举，起码也要中个举人，替父亲争气。当大哥考取了秀才时，母亲很高兴，而我却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母亲高兴，惧的是学八股文章和应考的灾难，要临到我身上了！

自从祖父死后，经过好几个塾师，我都大不满意，到了十二三岁时，由大哥教我读书，大哥知道我不喜欢八股文章，除温习经书外，新教我读《昭明文选》。初读时，我也有点头痛，后来渐渐读出味道来了，从此更加看不起八股文，这件事使我阿弥陀佛的大哥夹在中间很为难，一面受了母亲的严命，教我习八股，预备应考，一面他知道我不喜欢这一套。一直到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我已经十七岁了。在县考前一两个月，大

哥实在再挨不过去了，才硬着头皮对我说：“考期已近了，你也得看看八股文章罢！”我当时一声不响。他知道我的脾气，不做声并非反对，而是承认。他高高兴兴地拿出合于小考格式的路德的文章为我讲解，我表面上是在听他的讲解，心里还是想着我的《昭明文选》，不久大哥也看出路德的文章太不合我的口味，于是再拿出金黄和袁枚的制艺给我看，我对于这几个人的文章虽然有点兴趣，而终于格格不入，他对于这位难说话的弟弟，实在无法可想，只好听其自然了。大哥虽然十分忠厚老实，我猜想他此时急则智生，必然向母亲做了一个虚伪的报告，说我如何如何用心学八股文，那是在这期间母亲喜悦的面容中可以看出的。像我那样的八股文程度，县考、府考自然名次都考得很低，到了院试，宗师（安徽语称学院为宗师）出的题目是什么“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搭题，我对于这样不通的题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把“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正在收拾考具要交卷，那位山东大个儿的李宗师亲自走过来收取我的卷子（那时我和别的几个人，因为是幼童和县、府试录取第一名，或是经古考取了提堂，在宗师案前面试，所以他很便当的亲自收取卷子，我并不是考幼童，县、府试也非第一名，一人场看见卷面上印了提堂字样，知道经古已经考取了，不用说这也是昭明太子帮的忙），他翻开我的卷子大约看了两三行，便说：“站住，别慌走！”我听了着实一吓，不知闯下了什么大祸。他略略看完了通篇，睁开大眼睛对我从头到脚看了一遍，问我十几岁，为啥不考幼童？我说童生今年十七岁了。他点点头说道：“年纪还轻，回家好好用功，好好用功。”我回家把文章稿子交给大哥看，大哥看完文稿，皱着眉头足足有个把钟头一声不响，在我，应考本来是敷衍母亲，算不得什么正经事，这时看见大哥那种失望的情形，却有点令我难受。谁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把我取了第一名，这件事使我更加一层鄙薄科举。捷报传来，母亲乐得几乎掉下眼泪。“眼皮子浅”这句批评，怀宁人自己也承认，人家倒了霉，亲友邻舍们，照例总是编排得比实际倒霉要超过几十倍；人家有点兴旺，他们也要附会得比实际超过几十倍。我们这一门姓陈的，在怀宁本是一个小户人家，绅士们向来是瞧不起的，全族中到我的父